

A CHRISTMAS CAROL

# 圣诞颂歌

[英] 查尔斯·狄更斯 | 著      邓嘉宛 | 译



A CHRISTMAS CAROL

# 圣 诞 颂 歌

---

[英] 查尔斯·狄更斯 著 邓嘉宛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诞颂歌 / (英) 查尔斯·狄更斯著 ; 邓嘉宛译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7-201-11458-3

I. ①圣… II. ①查… ②邓…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6820号

### 圣诞颂歌

SHENGDAN SONGGE

---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 政 编 码	300051
邮 购 电 话	022-23332469
网 址	<a href="http://www.tjrmcbs.com">http://www.tjrmcbs.com</a>
电 子 信 箱	<a href="mailto:tjrmcbs@126.com">tjrmcbs@126.com</a>

责任编辑	张 璐
特约编辑	金晓芸
产品经理	刘兰芳
装帧绘图	何 姝

制版印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杭州果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5.5
印 数	11000册
字 数	93千字
版次印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 (021-64386496)

## Introduction

### 导读

英国19世纪的伟大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在1843年出版了这本《圣诞颂歌》，广受好评，至今每年圣诞节在世界各地总会有电视台播放根据这个故事改编的影视节目。

《圣诞颂歌》描述了在家家户户团圆庆祝欢喜热闹的寒冷圣诞夜，孤身一人、爱财如命的主角史克鲁吉活见鬼并痛改前非的故事。

史克鲁吉的故友，也是他公司的合伙人，雅各布·马利的鬼魂，在圣诞夜拖着沉重的铁链出现在他面前。马利给史克鲁吉忠告，如果他不想在死后重蹈自己的覆辙，变成拖着铁链到处漂泊的孤魂野鬼，那么他最好重新做人，别再麻木不仁、贪婪吝啬度日。马利对史克鲁吉预告了三个幽灵的到访后消失。

于是，史克鲁吉展开了他生平最惊悚的一夜：三个分别代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幽灵，带领他在一夜之间把自己的一生从少到老、从生到死全部经历一遍。他看见自己年少时曾有的欢乐，随后在人生的选择里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变成一个心肠冷酷之人，并在未来人生的终了时刻遭遇何种悲凉的下场。

既幽默又仁慈的狄更斯写了一个皆大欢喜的收场。史克鲁吉很幸运，他的人生有后悔药吃，可以重新来过，从一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变成当世少有的大善人。然而，在真实的人生里，一个人能有多少机会和智慧，在回顾自己的一生之后，大彻大悟，痛改前非？

这本书已经出版超过170年了。科学的日新月异对照着人心不古，是我阅读和翻译此书最大的感慨。生活在19世纪的狄更斯相信人死不是灯灭，不是一了百了，因此他写了这个善恶到头终有报的故事。但在善恶的边界（有意或无意）逐渐模糊的21世纪，我们该相信什么？何况，人生有些事是弥补不了的。

那么，在时间的洪流里，无论信或不信，无论身在哪个

时代，我们作为受过教育、能辨是非的人，在纷扰多元的世界里，依旧还是应该把“行善及时，诸恶莫作”作为立身处世的起点吧。

邓嘉宛

2016年9月9日

*Preface*

## 原序

我竭力在这本活见鬼的小书中召唤一种“概念的幽灵”，这幽灵应该不会使我的读者感到不愉快，无论是对他们自己、对彼此、对这个季节，或者对我，感到不快。愿这幽灵愉快地在他们的家中出没，并且没有人想要驱赶它。

你们忠诚的朋友和仆人

查尔斯·狄更斯

1843年12月

Contents

目录

Stave 1

001 马利的鬼魂

Stave 2

034 第一个幽灵

Stave 3

070 第二个幽灵

Stave 4

112 最后一个幽灵

Stave 5

144 尾声





· Stave 1 ·

## 马利的鬼魂

话说，马利死了。这事千真万确。教堂的牧师、执事，以及殡仪馆人员和主要的送葬者，都在丧葬登记簿上签了字。史克鲁吉也签了。史克鲁吉的名字在交易所里很响亮，他插手的事必成定局。老马利可算是个死透的门钉了。

注意！我不是说门钉能死得特别透。就我所知，铁打的东西里，我个人认为棺材钉死得最透。不过咱们老祖宗的智慧既然这样说，我那双不洁净的手就别改它了，免得给乡里添麻烦。所以，且容我再强调一遍，老马利已经彻底死透了。

史克鲁吉知道他死了吗？当然知道。怎么可能不知道？史克鲁吉和马利是合伙人，我不晓得他们合伙多少年了。史克鲁吉是马利唯一的遗嘱执行人，唯一的遗产管理人，唯一的财产受益人，唯一的遗产继承人，唯一的朋友，唯一的吊唁人。这件悲伤的事没让史克鲁吉哀痛欲绝，相反地，即便是丧礼当天，他仍然是个精明透顶的商人，他以不可思议的

便宜花费办好了一场隆重的丧礼。

说到马利的葬礼，又把我拉回故事一开头所讲的，马利死了，千真万确。这点必须理解透彻，否则我接下来要讲的故事就不好玩了。我们都深信哈姆雷特的父亲在开戏之前就死了，否则，他在吹着东风的大半夜里跑到城墙上去散步——其实就是去吓他那心灵软弱的儿子——就跟随便哪个中年人在天黑之后不顾后果，跑到凉风飕飕的圣保罗大教堂的墓园去一样，没什么特别奇怪之处。

史克鲁吉一直没把老马利的名字从店名上涂掉。尽管事过多年，批发商店的大门上依旧写着“史克鲁吉和马利”。

“史克鲁吉和马利”已深入人心。有时候，新来的顾客会喊史克鲁吉，有时候喊马利。两个名字他都回应。这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

噢！不过史克鲁吉是个抠门到了极点的吝啬鬼！他是个压榨、扭曲、攫取、搜刮、控制、贪婪的老罪人！他像打火石一样坚硬锐利，从来没有钢铁能从打火石上擦出一丝慷慨的火花；他像个老蚌一样，神秘、自足、独居。他内心的无情冰冻了他老迈的身躯，摧残了他尖尖的鼻子，干瘪了他的脸颊，僵硬了他的步态；使他眼睛发红，薄唇发紫；使他沙哑的声音说出精明的话。冰霜冻结在他头上、眉毛上和瘦长的下巴上。他走到哪儿，就把自己的冰冷带到哪儿；他能在三

伏天里把办公室冻住，到了圣诞节时都没有一丝解冻的迹象。

外界的冷热对史克鲁吉没什么影响。没有热天能温暖他，寒冬也冷不着他。没有比他更刺骨的风，没有比他更冰冷的雪，没有比他更无情的暴雨。恶劣的天气不知道从哪儿击败他。倾盆大雨、大雪、冰雹、雨夹雪，都只能在一个方面吹嘘自己比他强。它们经常大方地“布施众生”，史克鲁吉从来不这么做。

从来不会有人在街上满脸欢喜地喊住史克鲁吉说：“你好吗？我亲爱的史克鲁吉，什么时候来我家坐坐吧？”没有乞丐会跟他讨一丁点儿东西，没有小孩会问他时间，他这辈子从来没有人——无论男女——向他问过路。就连盲人的狗都认得他，那些导盲犬一看见史克鲁吉走来，会马上拉着主人转到路边的门廊或小巷子里去，然后摇着尾巴仿佛是说：

“没有眼睛也好过有邪恶的眼睛，坏人！”

但是史克鲁吉在乎吗？这才是他乐见的情况呢。在拥挤的人生道路上踽踽独行，警告怀抱同情心的世人离他远点，对史克鲁吉而言，不这样才叫“傻子”。

从前，有个圣诞节前夕——一年所有的好日子里最好的一天——老史克鲁吉坐在自己的账房里正忙着。这天天气阴暗，寒冷刺骨，还浓雾弥漫。他听见外面巷弄里来来去去的人呼哧呼哧的喘息声，那些人两手把胸捶得砰砰响，两脚





拼命踩着石板人行道，以这种方式来取暖。城里的时钟才刚过3点，但是天色已经很昏暗了——这一整天天色都没明亮过——附近办公室的窗户上都摇曳着烛光，像能摸着的灰褐色空气里浮动着点点橙红污渍。浓雾从每个缝隙和钥匙孔中涌进来，外面的雾浓到这个地步，虽然这巷子极窄，对面的一排屋子也仅存幢幢魅影。眼看这肮脏云朵笼罩而下，模糊了一切，让人不禁要想，大自然是在这附近酝酿大计划吧。

史克鲁吉把账房的门开着，这样他才能盯着那个办事员，对方在另一个窄小如水槽的房间里誊抄信件。史克鲁吉有个小火盆，但是办事员的火盆更小，似乎只有一块煤炭。但是他不能去添加煤炭，史克鲁吉把整盒煤炭摆在自己的账房里，意思摆明着，只要办事员拿着煤铲进来，雇主就会暗示他们回家不用再来了。因此，这个办事员身上仍围着他的白羊毛围巾，试图靠着蜡烛来取暖；只不过他的想象力不强，虽然努力想象了半天，还是失败了。

“舅舅，圣诞快乐！上帝保佑您！”一个欢乐的声音响起。那是史克鲁吉外甥，他来得飞快，史克鲁吉听到声音时他人也到了。

“呸！”史克鲁吉说，“骗人玩意儿！”

因为从严寒的浓雾中疾行而来，史克鲁吉的外甥走得浑身热气，整个人像要发出光来；他英俊的脸红扑扑的，双眼

闪闪发亮，呼吸冒着白气。

“舅舅！圣诞节是骗人玩意儿？”史克鲁吉的外甥说，“我敢说，您不是这个意思吧？”

“我就是这个意思。”史克鲁吉说，“圣诞快乐！你有啥权利快乐？你有啥理由快乐？你穷得可以。”

“哎呀，拜托，”外甥快乐地说，“那您有啥权利不高兴？有啥理由不开心？您富得流油啊。”

史克鲁吉一时之间想不出更好的话来回答，就又说了一声，“呸！”接着还是，“骗人玩意儿！”

“别生气嘛，舅舅！”外甥说。

“活在一个如此愚蠢的世界里，我能不生气吗？”舅舅反问，“圣诞快乐！去他的圣诞快乐！圣诞节对你不就是个没钱却还有账单要付，发现自己又老了一岁却还是一贫如洗，核对账簿并发现一年下来每个月都是呆账的日子吗？假如能按我的意思来办，”史克鲁吉愤慨地说：“每个把‘圣诞快乐’挂在嘴边的白痴，都该丢进锅里跟他的布丁一起熬煮，然后心口插根冬青木埋了<sup>1</sup>。就该如此！”

“舅舅！”外甥无奈求饶。

---

1. 欧洲中世纪的风俗，将杀人犯埋葬在十字路口，并用木桩刺穿其心脏，插立在那儿。另外，冬青木作为圣诞节的装饰，常用来插在布丁上。（本书注释皆为译者注）

“外甥！”舅舅断然回答，“你照你的方式去过圣诞节，也让我照我的方式过。”

“您照您的方式过！”史克鲁吉的外甥重复了一遍，“但是您从来不过圣诞节啊。”

“那就让我不过，行吧。”史克鲁吉说，“愿圣诞节给你带来许多好处！像以前一样给你带来许多好处！”

“我从许多事情上获得好处，但我敢说，我没有从中获利。”外甥回答，“圣诞节就是其中之一。我很肯定，每当圣诞节来临——撇开因为它的起源和神圣名号使人怀有的崇敬，其实和圣诞节有关的一切都撇不开这份崇敬——我都把它当作一个好日子，一个友善、宽恕、仁慈、愉快的日子，一个就我所知，在漫长的一年当中，男男女女唯一不约而同自由打开心扉的日子，认为那些比他们地位低贱的人，是自己人生旅途中真正的同伴，而不是命定走另一种世途的另一种生物。因此，舅舅，虽然圣诞节从来没给我的口袋里添一点金银，我却相信它给了我好处，还会继续给我好处。我要说，上帝祝福这个日子！”

那个在窄如水槽的小房间里工作的办事员，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但他立刻意识到不妥，于是倾身拨了拨盆里的火，没想到这一拨，竟让火整个熄了。

“你要是再让我听到任何声音，”史克鲁吉对办事员



说，“你就卷铺盖走人，回去过你的圣诞节。而你，”史克鲁吉转过来对他外甥说，“先生，你真是个言词有力的演说家，我很好奇你怎么不进国会去当议员呢？”

“别生气嘛，舅舅。来吧！明天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

史克鲁吉说他还不如……对，他确实是这么想的。他把整句话说了出来，那就是与其去外甥家，他还不如先去见鬼呢。

“这是为什么？”史克鲁吉的外甥喊道，“为什么？”

“你为什么结婚？”史克鲁吉说。

“因为我恋爱了啊。”

史克鲁吉咆哮道：“因为你恋爱了！”仿佛这是世界上





唯一比“圣诞快乐”更荒谬的事。“再见！”

“别这样啊，舅舅，就算在我结婚之前，您也从来没来看过我。为什么现在要用我结婚了来作为您不来吃饭的理由？”

“再见！”史克鲁吉说。

“我不图您东西，我不求您帮忙，为什么我们不能做朋友呢？”

“再见！”史克鲁吉说。

“您这么坚决，我真是打从心里感到难过。我们从来没有为任何事情吵过架，这次我也不想吵架。我是为了对圣诞节表达崇敬而这么做，我会把圣诞节的愉快心情保持到底的。

